

印度及犍陀罗佛像艺术

● 金 申 / 编

精品图集



中国



印度及犍陀罗佛 像艺术精品图集

金申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印度及犍陀罗佛像艺术 精品图集

金申 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及犍陀罗佛像艺术精品图集/金申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
(外国美术资料丛书)
ISBN 7-5008-1833-5

I. 印… II. 金… III. 佛像-图集 IV. J1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0227 号

1998. 4 23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No. 1566361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外大街)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57×1092 毫米 1/24 印张 9
字数 1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9.80 元

概 述

释迦牟尼 * 在公元前 500 年创立了佛教，但此后二百多年里，并没有发现明显表现佛教内容的雕刻。

摩揭陀国的孔雀王朝 * 阿育王 *（前？—前 232 年）在位时，领土扩张，统一了除南部一隅外的印度大部分地区。前 261 年他攻占羯陵伽国后，宣布信奉佛教。他四处派人传教，兴建寺塔，又颁布了许多敕令刻在石柱与山崖上。

阿育王石柱至今遗留数十处，最有名的即立于鹿野苑 *（释迦首次说法处）的四狮柱头，它系用产于巴拿勒斯附近的楚纳尔石制作的，呈棕褐色，其柱顶四狮子，下垂长莲瓣，石座上雕法轮、公牛、象、马，以喻意着佛法广大，弘扬四方，此柱头已被用作印度的国徽。其形式和表面的抛光术，被认为是受到了古代波斯的影响。这是因为希腊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前 356—前 323）曾在公元前 326 年一度征服波斯后侵入过印度，虽然时间极短暂，却使希腊、波斯的艺术风格在印度扎了根。

此时的人像雕刻也多是印度民族原始崇拜的精灵、药叉男、药叉女*。其中又以药叉女最受欢迎，她是栖于圣树的精灵，是人类丰饶、祈愿和守护之神。最有名的即是巴特拿（孔雀王朝首都，古称华氏城）出土的女药叉像，她一手持拂，乳房丰满成球状，躯体极富肉感，充分表现了丰产、繁育的女神形象，男药叉们也都是威仪堂堂的大地守护神形象，虽然佛经中也有男女药叉的记载，但这些雕像还不能说是真正的佛像。

阿育王死后 50 年，孔雀王朝分裂了，婆罗门出身的名叫巽伽的将军篡夺王位并建立了巽伽王朝（前 185—前 73）。但他的国土较孔雀王朝为小，只领有恒河中下游地区。

这时期开凿的石窟佛塔，最有代表性的即是阿拉哈巴德西南约 160 公里的巴尔胡特佛塔。此塔早已不存，但残留下来的用暗红色砂岩雕刻的石栏柱、栏板上浮雕有丰富的佛本生*与佛传教故事*图。按照当时的观念，释迦已成了佛就不能再转生人间，故佛陀的形象不能正面出现，而是用菩提树（树下觉悟）、法轮（说法）、佛足迹（巡游说法）、宝座（降魔）、伞盖（佛陀）、印度式塔（涅槃）等等特定器物来象征佛陀的存在。但其它人物、动植物、器物等雕刻得很精彩，特别是女神攀扶于圣树下，人体美得到了充分显现。圆盘构图内浮雕的“乘象入胎”、*“鹿王本生”*等成为考察此类题材美术的重要早期图样。装饰纹样则以圆形、半圆形莲花纹最为爱用。

阿育王弘法时据说曾建了 84000 座佛舍利塔，以建于印度中部山奇*（中央邦博帕尔东北 50 公里）的数座最引人注目。尤以第一塔的四座门及石栏杆雕刻以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成为研究印度佛教雕刻的名品。这些石雕是公元 1 世纪时安达罗人（安达罗王

国是建于公元前 28 年的印度中部王国,3 世纪后分裂)扩建佛塔时,将原来没有任何纹饰的木制栏杆和塔门撤掉而替换上的。

广为人所赞美的是位于塔门立柱与横梁交叉的三角位置的悬空女药叉,她巧妙地攀扶于圣树之侧,肢体象植物枝条一样富有弹性,充满动感与活力。丰满的乳房和 S 形的腰肢所表现的女性人体美成为印度女性美的最高典范。横梁上和立柱上满雕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著名的如“须大拿施舍”、*“睽子本生”*、“六牙白象本生*”等等。构图极为丰满,密匝匝的人群、严饰的宝象、华丽的车马、壮美的楼阁等等横幅浮雕,象 2000 年前的风俗画一样现于今世。其技法细部虽仍认为有希腊和波斯影响的痕迹,但主要还应是印度本土上的审美情趣的表现。

山奇的雕刻依然遵循着佛陀不表现传统。

印度南部的阿玛拉瓦提大塔也是当年阿育王弘扬佛教时所立,公元 150—200 年左右时也被安达罗人扩建并改换了围栏。它是用当地出产的一种青白色石灰岩雕刻的,艺术风格上更直接继承了巴尔胡特和山奇的技法,使印度早期的民族传统进一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阿玛拉瓦提派雕刻的成熟尤其表现在人体上,其男女人体比例舒适,曲线优美,姿态生动。加以青白色的石质,给人以象牙雕刻般的光洁细腻、高雅优美之感。

其动物、莲花蔓草、背景建筑等雕刻也无不纤细华丽,刻划入微。

早期的雕刻佛陀依然不正面登场,到公元 3 世纪时,释迦的正面雕像开始出现了。这应是受到印度北方雕刻的影响。

阿玛拉瓦提雕刻的题材以佛传内容的浮雕占多数,本生故事以“尸毗王本生”*、六牙白象本生”引人注目。构图形式上也与山奇的

连续画面构图不同，而是力求表现空间深度，特别是那圆形构图以重叠的背景人物、动物、房屋等力求多层次地表现空间，其宝座的斜线已经运用了垂直透视法则。

上面我们所介绍的都是中部印度和南印度的佛教史迹，并指出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希腊和波斯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现在该看看北印度的更加希腊化的艺术，所谓犍陀罗艺术了。

公元前 326 年希腊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败波斯入两河流域并占据了喀布尔流域和旁遮普。希腊人在这一带建立的邦国，我国古称为大夏，*（巴克特里亚），公元 1 世纪时中亚的斯基泰系人（主要是从原游牧于我国西北而西迁的大月氏人*）驱除了希腊势力，在伊朗东部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贵霜王国*，这一带仍为原希腊人故地，又泛称犍陀罗（汉代称此一带为罽宾，中心地为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和阿富汗东部）。贵霜王第三代王迦腻色迦（在位约 125—129 年）信奉佛教，在领土内大建寺塔，雕刻佛像。因这一地区深受希腊文化影响，说不定还有希腊人的后裔工匠参与，所以其佛像带有浓厚的希腊风格，或者说是将原希腊神话的诸神略加改装和点缀些佛教的象征物即成为佛、弥勒菩萨或其它神祇。（如用肉髻、白毫等三十二相*代表释迦，水瓶代表弥勒等等），这种希腊化的佛像被称为犍陀罗佛教艺术。

尽管学术界对最初是犍陀罗还是马吐腊*（德里东南 160 公里，与犍陀罗并称的另一雕刻中心）哪里首先制作了佛像尚有争议，但压倒多数的意见还是犍陀罗首先制作了佛陀像，这是源于希腊人的人神一体的观念，佛陀不再用隐喻的手法来暗示。

犍陀罗佛像大部分用灰青色岩石雕刻，其佛像特征为波斯形发髻（后期出现螺发），鼻梁与前额成一直线，深眼窝，薄唇，眉间有象征

智慧的白毫（三十二相之一），身披通肩式大衣，衣纹深刻写实，类似希腊的长袍。背后有从希腊引入的太阳神的光背。在4世纪后，佛像变得沉重短粗。后期造像多袒右肩，衣纹有公式化倾向，衣服也紧贴躯体如出水状，这种出水衣纹在笈多时代（320—600年）更得到了充分发展，衣纹也更加形式化图案化。

犍陀罗佛教艺术对我国初期佛教艺术影响巨大，从近年发现的汉代四川乐山麻浩享堂佛像浮雕、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汉代佛教遗迹和十六国的铜像以至北魏云岗石窟都可看到其影响。

在中亚和我国新疆，7、8世纪时多有泥塑佛像。其仍是犍陀罗西域化的风格。

贵霜时代和笈多时代的雕刻中心有两个，除犍陀罗外，马吐腊的雕刻可称之为另一雕刻系统。马吐腊位于印度西北部，石雕多用产于这一带的桔红色带斑点的岩石。虽然马吐腊地区也曾受希腊文化浸染，但印度本土的雕刻传统更为深厚。马吐腊雕刻的女性人体肉感极强，喜用S形曲线。初期的马吐腊雕像也仍避讳佛陀直接出场，那尊所谓初期马吐腊佛像气宇轩昂，似一位纠纠武夫，据铭文为“菩萨”，大约仍有避免佛陀出场之意。当犍陀罗在2世纪开始大造佛像时，此风气也感染了马吐腊。笈多时代马吐腊佛像多为右旋式螺发（三十二相之一），眉毛修长、眼帘低垂、嘴唇较犍陀罗为厚，无髭、大耳低垂、颈部有三道折痕（犍陀罗佛像或无折痕或二道折痕）。通肩式袈裟衣纹走向虽然与犍陀罗一致，但已将写实性的立体感很强的衣褶变成了图案化的衣纹，呈U形等距地排列，衣纹似一条条隆起的圆绳状。大衣的质地很为薄透，使躯干突显为出水状。四肢比例纤长，身材高挑，一反犍陀罗佛像的沉重臃赘之感，犍陀罗的素面无光的小头光，变成了

硕大的雕饰华丽的大光背。可以说笈多时代的马吐腊佛像已完成了犍陀罗佛像的印度化，成为印度佛像美的最高典范。

与马吐腊佛像时代相同的另一种样式是萨尔那特式。其地位于恒河中游巴拿勒斯附近。传为释迦得道后首次说法之地的鹿野苑即在此地。萨尔那特的佛像也属于马吐腊一系，大概是地理上更偏南而气候炎热之故吧，萨尔那特佛像的大衣较马吐腊更为薄透，衣纹几乎没有，完全是裸露的躯体，仅在领口、袖口和脚部象征性地刻划出大衣的边缘线，表示有大衣存在而已。这种从北往南衣服雕刻逐渐退化现象，正说明印度匠人本身是不善于和不喜欢雕刻衣纹的，他们最擅长的是人体。故逐渐从写实到图案化乃至全去掉衣纹的手法，最终彻底体现出印度的民族审美情趣。

萨尔那特佛像比例匀称，肩部丰满，整体极为简练含蓄，但光背纹饰和佛座雕刻极为繁褥华丽，反衬出佛陀的人体柔软圆润，给人以高雅宁静之美。萨尔那特的无衣纹佛像对我国北齐佛像特别是曲阳出产的石佛像影响很大。北齐的画家曹仲达也以画出水式佛像著称画史。

印度的石窟塔寺众多，与山奇大塔媲美的是阿旃陀石窟*，此外埃罗拉石窟*、奥朗加巴德石窟*也都在印度佛教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西海岸孟买东北 300 公里山中，笈多时代的洞窟内佛像雕刻也属萨尔那特式，特别是那种双腿下垂的善跏趺坐佛像对我国唐代佛像亦有影响。阿旃陀石窟最有代表性的是壁画，著名的莲花手观音也可说是美术史上的杰作。我国唐代高僧玄奘也曾来此巡礼，并将之载入《大唐西域记》中。

8 世纪至 12 世纪中，巴拉王朝持续了约 400 年，此时的佛教多已

转化为印度教。但巴拉王朝由于热心提倡佛教而成为佛教美术的最后根据地。

巴拉时代的雕刻多为黑色玄武岩，表面光滑坚致，其样式可说是继承了笈多时代美术，但已变得更为形式化和规范化，佛像多体态略嫌呆板。传统的释迦像和佛传图已渐少，受印度教影响各种忿怒形佛像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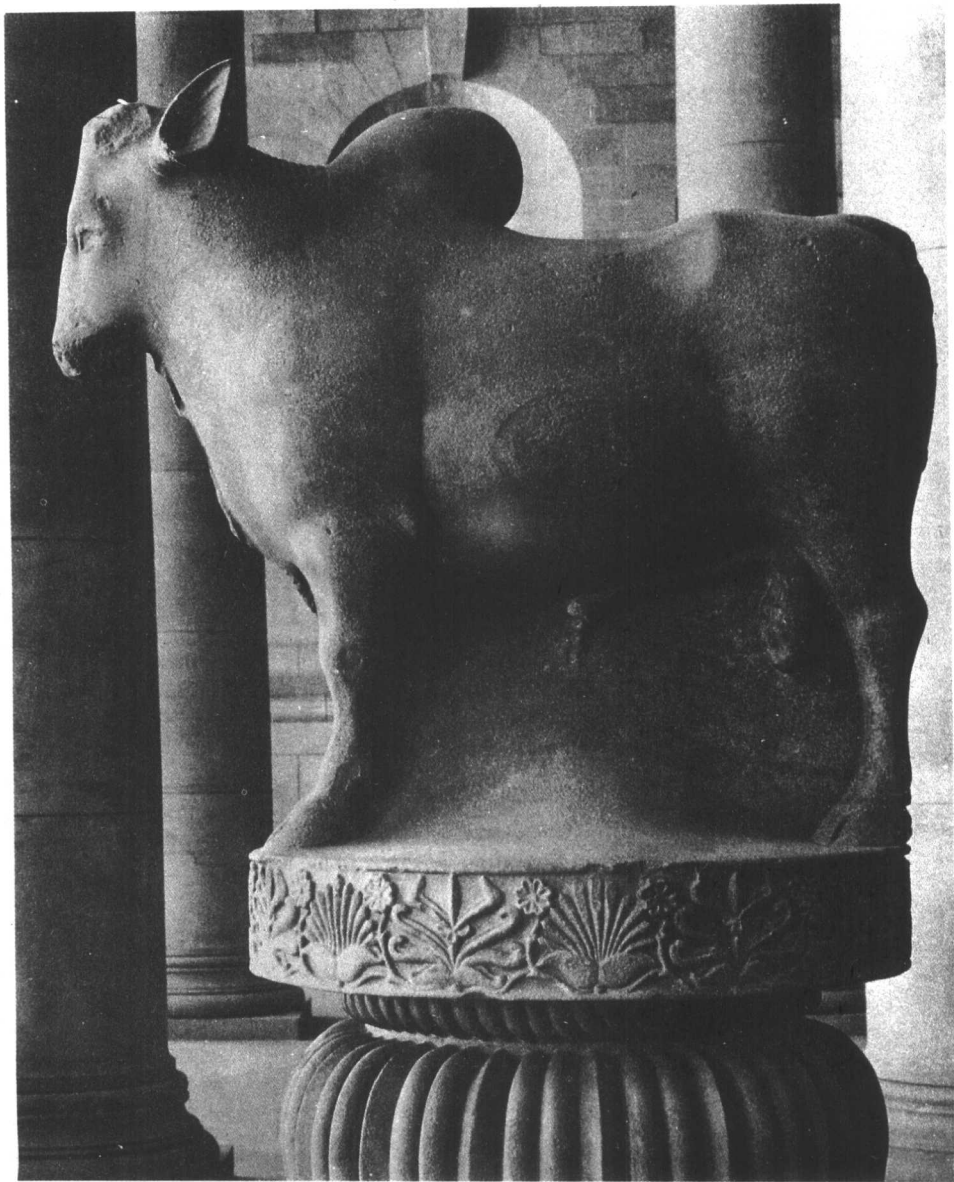
中世纪后，印度教美术开始发达。印度教崇拜大梵天*、湿婆神*和毗湿纽*。但以婆神最为多见。以湿婆神的性器崇拜（湿婆林伽）和男女欢爱的雕刻很为流行。在卡朱拉霍地方的塔庙外壁上浮雕有大量男女欢爱的雕刻，奇诞怪异，实为印度雕刻之末流，其形象即尼泊尔，西藏佛教之所谓欢喜佛之滥觞。

巴拉朝的雕刻在我国唐代密教雕刻上可看到其影响，特别是宋元以后西藏佛教艺术受巴拉王朝艺术风格影响很大，至今延续不衰。

注*号者可见书后附名词解释。

1

阿育王雄牛石柱头
孔雀王朝
前3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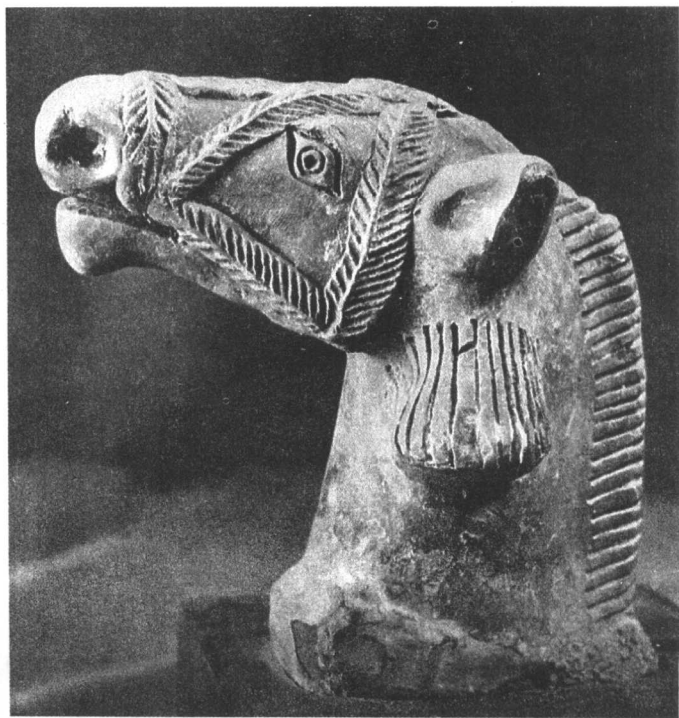
2

阿育王石柱头 萨尔那特出土 前3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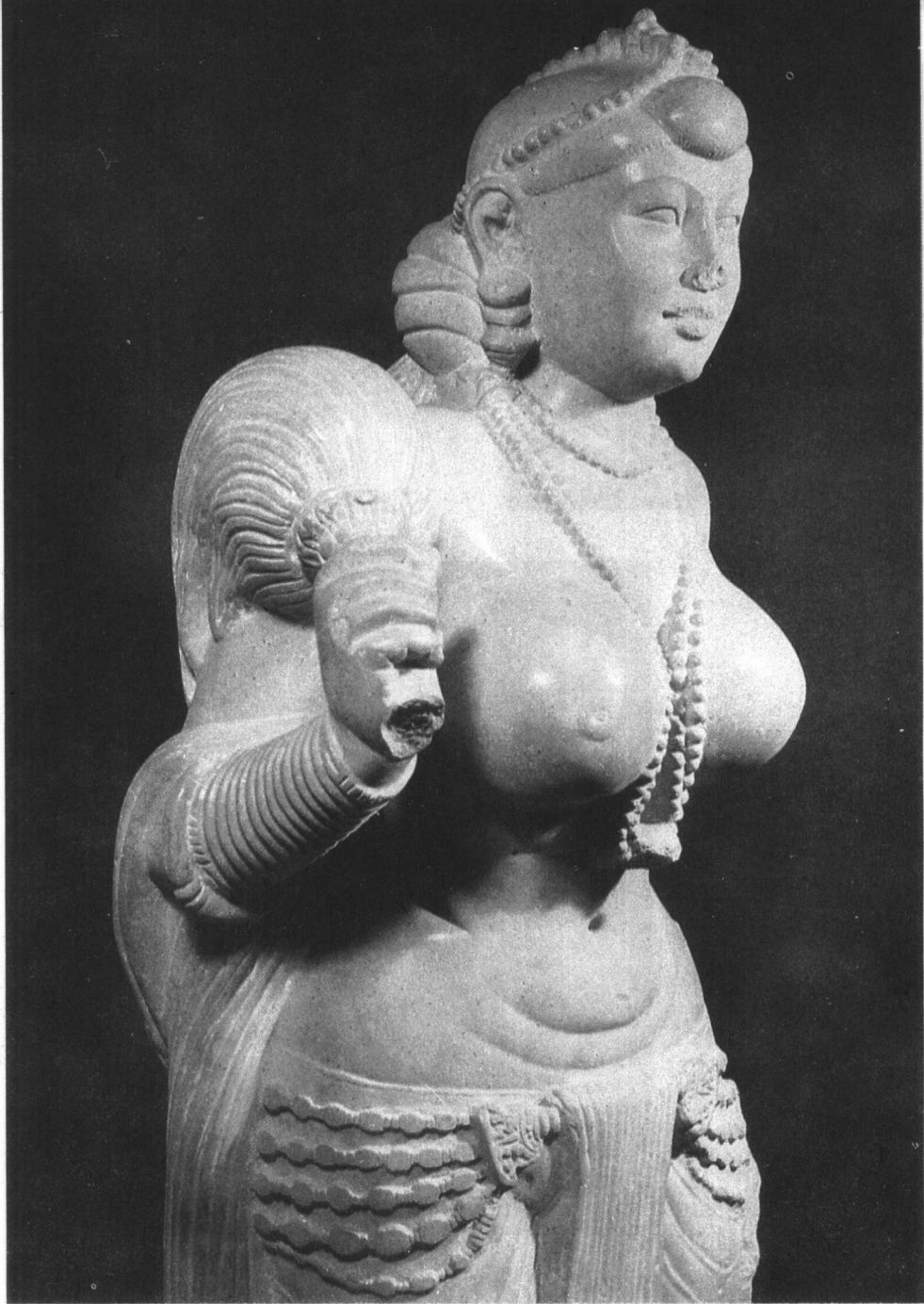
3

石柱头
巴特那出土



4

马头
巴特那出土
前3—2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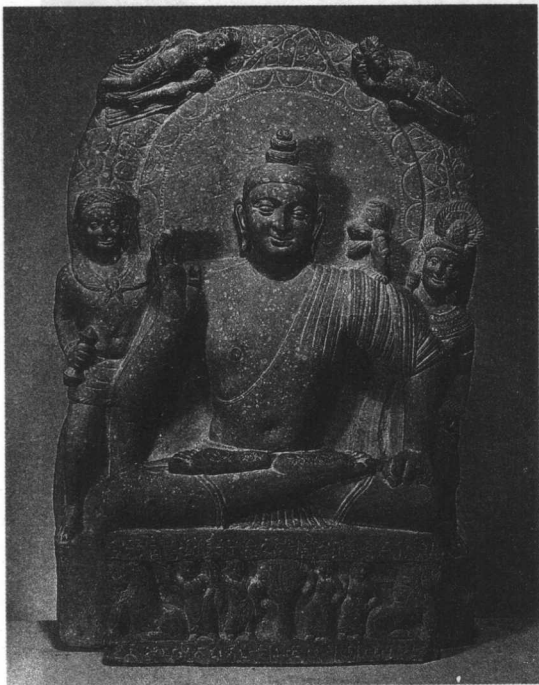
5

药叉女
巴特那出土
前3世纪

6

药叉女像
山奇出土
前8世纪





7 佛说法像 马吐腊式 2—3 世纪

8 菩萨头像 2 世纪

